

文訊月刊

新
張

1946. 6: 15.

要使兒童骨

骼發育健全

必須日服



鮮牛奶

鈣能助長骨骼發育鮮牛奶中含鈣最豐

每日專人送達

市區江北
南岸遷建區
一帶

訂奶處

道門口營業處 (第一模範市場)

民族路營業處 (中國國貨公司)

上清寺營業處 (中山四路二十九號)

小龍坎土灣本場

新橋高灘岩本場

重慶牛奶場啓

寶麟香煙

聘請美國製造專家
採用歐美捲烟紙及
上等原料氣味芬芳
盛行全國

寶康捲烟廠出品

總批發處重慶紙烟市小米市街廿二號

文通書局印行

國定中小學教科書售價表

書名	冊次	嘉南	樂紙	西本	白報紙本	書名	冊次	嘉南	樂紙	西本	白報紙本
初小					高小	初中					
初小國常課本	一	6.40			8.00	初中公民	一	14.00			17.5
初小國常課本	二	6.00			7.50	初中公民	二	12.00			14.90
初小國常課本	三	5.80			7.30	初中公民	三	13.00			16.30
初小國常課本	四	6.20			7.80	初中國文	一	10.80			13.50
初小國常課本	五	8.20			10.20	初中國文	二	11.00			13.80
初小國常課本	六	8.90			11.10	初中國文	三	11.40			14.20
初小國常課本	七	8.50			10.70	初中國文	四	12.30			15.40
初小國常課本	八	8.90			11.10	初中國文	五	12.60			15.80
初小算術課本	一	4.50			5.60	初中國文	六	11.60			14.50
初小算術課本	二	4.50			5.60	初中歷史	一	12.40			15.50
初小算術課本	三	5.70			7.10	初中歷史	二	10.50			13.20
初小算術課本	四	5.70			7.10	初中歷史	三	10.00			12.50
初小算術課本	五	6.80			8.40	初中歷史	四				
初小算術課本	六	6.80			8.40	初中歷史	五				
初小算術課本	七	6.80			8.40	初中歷史	六				
初小算術課本	八	6.80			8.40	初中地理	一	10.10			12.20
高小公民課本	一	3.40			4.20	初中地理	二	11.40			14.20
高小公民課本	二	3.80			4.70	初中地理	三	10.30			12.90
高小公民課本	三	4.30			5.40	初中地理	四	10.50			13.10
高小公民課本	四	3.80			4.70	初中地理	五				
高小國語課本	一	7.00			8.70	初中地理	六				
高小國語課本	二	7.50			9.40	高中地方自治	全	19.60			24.50
高小國語課本	三	7.90			9.80	小學部份並備有教學指引 本表售價嘉樂紙本照售價十八倍 發售白報紙 照售價二十一倍六 發售(郵運費另加) 三十五年一月訂					
高小國語課本	四	9.80			12.20						
高小歷史課本	一	4.60			5.80						
高小歷史課本	二	5.20			6.50						
高小歷史課本	三	5.70			7.20						
高小歷史課本	四	6.10			7.60						
高小地理課本	一	6.80			8.50						
高小地理課本	二	6.90			7.80						
高小地理課本	三	6.50			8.30						
高小地理課本	四	6.60			8.30						

總管理處
重慶分局
成都分局
貴陽分局
昆明分局
上海分局

重慶神仙洞新街二二號
中山一路一七三號
陝西街一三八號
中華路一三四號
正義路二七四號
中州路一號

電報掛號〇九一九號
電報掛號〇九一九號
電報掛號〇〇七六號
電報掛號三二五五號
電話三七二八五號

文訊月刊

新一號。目次。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五日
(第六卷第一期)

復刊詞

神話學與民俗學 (Franz Boas 作)

梁劍韜(一一——一二)

散浪子的沉思

方敬(一三——一五)

文沙合綫艙內散記

之一(一六——一七)

「地獄的黎明」題記

青銅(一八——一九)

彈起你的琴絃

李永生(二九)

小被遺忘的橋

藍冰(二五——三〇)

說幸福的夫妻

豐林(三一——三九)

我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看法

王芸生(四〇——四九)

三一律研究

陳瘦竹(五〇——六〇)

豆瓣醬和胖河江

史念海(六一——六四)

西北考察日記

顧頡剛(二〇——二三)

冬(木刻)

流丹(二四)

封面

張光宇

復刊詞

本局自民國二十九年創辦「文訊」，到今已有五年的歷史。因為本局設在貴陽，執筆者大都是西南各大學的教授。無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哲學，藝術，無所不載。大家早已認識我們，這是一個綜合性的雜誌。不幸去年出了「風物志專號」之後，適值敵人向湘桂進攻，延及貴州，就此停頓起來。現在勝利臨頭，我們就在復員聲中復員了。為了開拓我們的境域，現在先遷到重慶，將來還須遷到上海。我們得有這機會，來盡文化服務的職責，真是非常興奮的。

在復刊的時候，我們願意對讀者說幾句話。

青年是時代的新芽，是將來時代的開創者。前輩的指導，我們當然樂於聽受，但青年的活潑的心靈，我們是一樣高興接近的。我們願意培養他們求知的欲望，也願意鼓勵他們的創作興趣。希望中學生，大學生們肯盡量的把寫作寄給我們，讓我們開闢一個「青年園地」，使得我們這個雜誌永遠保持着新生的氣象。青年們如有問題來詢問我們，我們也願意分請各專家來解答。

文藝在文化的推進上有不可漠視的作用，在戰亂裏它是一個鉅大的力量。自從七七事變之後，全國兵民拿血來灌漑了文藝的園地，我們相信必然會挺生無數的異卉奇花，使人們從欣賞中得着崇高的精神陶冶。從本期起我們在編排上試作變更，把文藝列在前面，反一反向來綜合性刊物的成例。這想來是可以得到讀者的同情的。我們希望聽到他們的批評。

歷史是民族文化的結晶，民族自信心的基石。我國的歷史書，大家知道，不適於一般人的閱讀，但要創作一部新的歷史却決不是一蹴可幾，這必須有多少年的準備，尤須文學家加以選擇和裁奪。我們希望在本刊裏，把史學家和文學家聯合起來，以史學的方法取得正確的材料和系統的智識，而由文學家的一枝筆宣布給大眾。這樣做去，也許幾年之後就可以出現一大部新的歷史。

各種專門的智識，各種科學的結論，我們也都想檢取，可是我們希望一件件把它通俗化，因為通俗化對於一般的讀者是無上的需要。但也只有通俗化的專門文字最難寫，因為這必須把艱深的東西嚼爛了吐出來，深入既難，淺出更不易。我們很願意努力達成這個「嚼飯哺人」的任務，極盼望各項專家的通力合作。

本期匆促付印，編排和印刷上必有未盡善的地方，懇求朋友們多多指正。我們將逐期改進，以期不負大家對本刊的愛護。

神話學與民俗學

Franz Boas 著
梁劍鞘 譯

此篇乃選譯自美國 Boas 等於一九三八年所合著「普通人類學」(General Anthropology)一書中第十三章「神話學與民俗學」(Mythology and Folklore)。原篇之末附列所取材之參考書凡四十種，茲以若他事書目未得原文，無補於一般讀者之參考，至若專門研究，固可參看原著，故今略之。原文所引諸神話故事，僅得其名稱，此蓋以西人熟聞之事，自無冗贅之必要，然於吾人或茫然不知其來歷也，於此，譯者另加簡註。又此篇原文，節目未嘗另列，茲逐列篇首，俾顧眉目，其餘標點符號均照原文。

譯者

1. 神話與民間故事
2. 神話學的概念
3. 故事的起源
4. 故事的傳播
5. 故事的要素的起源
6. 神話學概念的特質
7. 神話
8. 個人思想予神話學的效果
9. 秘密的和公開的神話學
10. 神話學與其他文化的關係

神話與民間故事 在神話(Myths)與民間故事(Folk Tales)之間來劃分一條明顯的界線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呈現如神話的類同故事亦同樣地表現着一種民間故事的形式。倘若我們僅

把「自然現象的解釋」一句話來說明神話即是故事，那我們正對着一個困難，就是故事在一個情形之內可適合於這個定義，但當在其他情形之內它尙可能是一種人類的故事，有時甚至具有神奇的因素。因此在同樣的故事中，有時我們可說它是屬於神話但有時亦可說它是民間故事的。

倘若我們根據着我們的定義，那所有關於動物的，植物的，天體的，和自然現象的「人格化」(Personification)，這個問題，不免又引起其他的困難了，因為這種「人格化」同時亦可表現於民間故事中，這純然是幻想的，甚且視為乃發生於人世而煞有介事的。

關於宗教的和儀式的(Ceremonies)觀念都不能構成一種有價值的標準，因為這些標準都須歸入神話的範圍正如民間故事之

與人世所發生的事情有開一樣。

神話學的概念 給「神話學的概念」(Mythological Concepts)下一條定義較易於給「神話學的故事」(Mythological Tales)下一條定義。神話學的概念是宇宙的構成和它的起源的基礎觀點。把這些歸入故事的範圍內便關聯於神話中的人神的生活，若歸入民間故事的範圍內便涉及於我們人世中的人物的功績和苦難，而且通常都是很知名的人物。因此非洲人常談及他們的祖先靈魂怎樣和那些奸詐的巫覡惡戰；Koryak 人的利瞞巫(Shaman)常詳述他們和那邪惡之精靈打鬥；歐洲人則涉及他們的聖者怎樣對付魔鬼；東方人愛談關於妖怪怎樣被金剛箍收伏的故事，和美洲印第安人怎樣去打探靈精所在的地方等事情。所有這些神史，神話學的概念很像佔了一部份而另一部份却屬於民間故事的。

這是很明晰的，各種的故事假如它們是說明宇宙起源，並且把所說的事情當作是曾經發現在一個神話的時代的話，便可立刻把它類歸於神話，那就和我們人世間生活中的事情有別了。這種區別為很多部族所認識，像北美印第安人，Adamau 島人，和澳洲土人等都有如此的區分。

故事的起源 在故事的陳述中它們是神話呢？抑或是民間故事呢？這個問題是常會忽略的。這個問題有幾分須關聯到故事的歷史和起源的辨晰，與關於神話的概念如何發展成為民間故事等問題。Hesiod (註1)的故事把它當作是諸神的歷史這就很明顯地和敘述 Odysseus (註1)的功業和苦難有別了。

我們先得來討論民間故事的起源問題。於考查無歷史記載

的過去時代中是值得使我們嘗試作為建立研究今日活動中的事實的方法，看看能否有助於我們重造過去(The Reconstruct the Past)的企圖。沒有理由來假定同樣的事情不能作用於較早的時代，最低限度有若古代的文化型態正與近代原始部落的標準相當一樣。當然，這種比較不過僅自舊石器時代的後期開始，因為在幾千年後的「近代原始人」的遺留中却可找尋出和古代相巧合的地方。

從民間故事的分析中可以表現出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各種事情，其中包含人類的痛苦，美德，和惡行等。這些事情有時是甚合情理的，但通常多半是虛構的，而且它的特質在人類經驗中却無從知其所以然的，然而我們總可以明白，這種幻想的運用却在他們的日常經驗之中。雖然意識經驗是造成幻想的基礎，但幻想的產生並不是簡單的意識經驗的再生(reproductions)。這些就是與他們的夢想，和他們的情緒的心境(emotional long)在運用中的結果。我們充滿了熱情的慾望，我們在幻想中來尋求願望的滿足，却沒有怎麼不可能的。一樁事情撼動了我們以奇異，而在我們的幻想中這種奇異的因素便可誇張擴大。我們因危險而恐懼，這種危險的原因可能呈現給我們是一種賦予特殊的勢力。所有這些情狀那實際的經驗可能誇張或者成為它的相反，把那沒有可能的事都將會成為事實了。

在一位親愛的朋友的死亡，無論我們或原始的人都不能隱測他的靈魂會變成什麼，但我們感覺那熾熱的慾望會闡釋以往所曾經發現過的，在那幻想的任意運用中我們可以見到那死者復生。在戰爭中那被殘殺的首領的已被肢解的肉體都會回復而

且充滿了生氣。戰士被敵人包圍着，所有退却的路都切斷了，將會希望經隱蔽而穿過敵人的陣列，在強烈的幻想之中，這個希望便會成爲真的一樣。

其他神話的形式可說是一種經驗的誇張。因而把人類軀體形式的美麗誇張到超乎實際範圍之上。例如英俊的青年同時具有閃耀的頭髮都爲說故事者所常談的。對於各種身體的毀傷可同時聯想到傷害身體的物質。不能遺留的異形却可伴裝是活生的且成爲危險的根源。皺皮，黑痣，疣瘤，餘肢，斑漬，都是重要的因素，由於這種因素，那幻想的運用便可以造成它的各種形象。

這些經驗和情景的事實，發生在每個人類社會之中而心理學的刺激給予幻想的變態却隨處表現着而且足以解釋在民間故事中的許多幻想的形態和發現的一般類似。

關於宇宙和人類生活的起源和構造的推理思想的結果。若就原始哲學觀點而論，神話學和民俗學是不能單獨可以了解的，它不下於一個藝術的抒寫，較特殊的文學動作。一方面加重在宗教與神話間的密，關係使形成神話的幻想運用混淆不清。

民間故事須認爲是近代小說文學的相同體。這種嘗試是常取材料於自然界的現象，如月亮或太陽，而幻想的真實運用常及於整個世界的人類却不用加以考慮的。一個人的面部生着疣瘤，這無須把它視如同出於身體，這僅幻想爲月影照在他的面部而已，或者假設割去或吞嚥一個英雄的身體比擬於月亮的陰暗。這些民間故事的奇異因素或神話學的形態似乎無須用精確

的心理學分析來說明它，幻想的動作和日常經驗的自由運用足夠說明它們的起源了。原始部族的語言字彙和文法的形式如表達「倘若我能」，「倘若我是」，「倘若這個沒有發生」和其他等等可使我們明白所有這些都是用作表達幻想的發生而已。在原始部族語言中許多直喻(similes)和暗喻的(caphorical)辭句都可以相等地證明幻想的重要地位。當實際地證明各種語言字彙的限制，擴張和意義的轉移等，正在不斷地使其適應和再適應於文字符號的意義時，對於暗喻的起源是無考究之必要的。意義的各種轉移倘若不是它本身的暗喻，便可成爲一種刺戟或作爲暗喻的使用。

因爲這些理由它似乎無須就其本性來考究其賦有特質和在日常生活中所發現的誇張或扭曲的事情的原型。這都是從故事及許多神話學的概念所成立的材料。

故事的傳播 據一般人現在所尋獲的關於故事的研究結果亦頗能顯示人類的智慧足以發明新的動機。而這種動機的幻想似乎頗受故事的流行形式所約束。

見於世界各地的故事的相似性已經長久地討論過了。及乎Tylor, Braddon 和其他早期的研究者都會傾向以人類心理一致的相當證據來觀察，並且假設每一種類似的故事會有其獨立的起源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有相同的流行，然而細心考察故事的分佈和現代流播的情形却有很多事實足以證明故事的相似是由於傳播作用的。這可在歐洲亞洲和北美的民間故事中得到完滿的表示。每種民間故事的起源地點是無從考究的，但沿着其傳播路程的線索是可以追尋的。在歐洲和亞洲的文學因故事的流傳

而見其盛：在美洲某種故事所分佈的廣闊接聯區域中都充分地證明它們的一般起源。這個證明是由於歐洲的故事是隨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而傳播的事實而使其確定。法國的故事流行於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中。西班牙的故事也達及於還未經探勘的 Andes 各地的森林中。

有些複雜的故事包含着許多不相關的因素和過度的廣大分佈。或者最確信的其中之一就是巫術的門法，那顯著的因素就是和一個魔鬼關法，從肩膀之後擲出許多物件便可成為障礙物——一塊石頭會變成一座山；一把梳會變成相當抗拒的物件；油可變成水。這種民間故事已遍知於歐洲的大西洋邊界而及於亞洲和北美，而達格蘭蘭的大西洋海岸。如此一類沒有關聯的偶然之事却能獨立產生於分離的地帶這是難以想像的了。分佈在連接區域的故事都可以指明是由於人及人部落到部落間的互相傳播。因此這是一種可能的探索就是用深刻的歷史方法的可能性來決定這些複合的民間故事的分佈狀態。

故事要素的起源 當民間故事的要素不規則地分佈的時候是不能用同一方法來探究的。它的發生却已證明了它們非僅由於種族中的心理相同，而深切地傾向於表示在同樣的幻想界限之內的自然反覆重現的現象。月亮是一樣的，其盈缺全世界上都是相同的，但不能證明所有面貌的毀損生滅，被動物所吞噬，殺害和生物的復生等故事，都是根據月亮而來。這因為在人類生活之中尚有無盡的其他經驗足以暗示如此一類的概念。並不一定需要註明凡是殘毒的蛇必定是雷電，凡是英俊的青年就是太陽。

一個分佈極廣的要素就是一個被妖怪吞噬的人或動物，通常當他回復自由的時候常被妖怪身體裏的熱力把他的頭髮喪失了。關於這一類的故事我們讀 Jonah (III) Leviathan (II) 和我們的 Tora Thumb (註五) 等故事便熟知了。那真實的吞噬整個動物的動作可以觀察於蛇的飼養習慣。幼小動物的出生暗示着那赤裸的小動物可由大動物的身體中出來的可能性。再而言之對於因消化不良而蠕動於胃部或內臟的奇異感覺，由臟內的氣體而發生的屁聲等都足以引起動物作祟於身體內部的觀念，而這些極度的忍受須得以求解脫的。就這種觀察足以刺戟於幻想而引起吞噬了動物的原因，并非時常都歸究凡是這個作祟的動物就是月亮這一種迂遠的觀念。而且我們不能主張這就是故事的唯一起源。它僅能表示人類很多的經驗都足以作為故事起源的諸因素而已。這些屬於動物解剖學的知識雖然出之於虛幻的曲解，但都應加以趣味的留意的。吞下的動物從心臟之上把它割開，一直溜下魔鬼的食道裏去——有若 Munchausen (註六) 用釣魚絲把一塊醃肉縛着給一個一個的鴨子來吞嚥一樣。諸大的魔鬼整個部落都能納在它的肚裏，他的呼吸是很大的能夠吸攝任何物件到它之前。

另一個廣泛而又不規則地分佈的事例就是由於箭的連繫而使達到天堂的故事，探訪天堂幾乎是極為普遍的事，但如何昇天的方法却是不同的。當然，沒有人曾經見過一枝箭能夠射達天堂，但這一類觀念的所由發展似乎由於一種射靶的把戲中幻想它能附着別物可以達到天堂。由於太陽的光線在潮溼的氣壓中能夠透射出實際的一種情景之足以啓發這個觀念這是無可否

關的。這裏所引述關於所有的這一類的事情都不過拿來暗示於民間故事的自然現象的直接反映而已實不足為很純正的理由。因為這些說明人類生活的事情與幻想的運用實在太多了。說故事者似乎最愛運用他們的幻想把自然現象的要素都變成「擬人化」(Anthropomorphized)而且牽連到人類社會的範圍裏。

這一類神話隨後經過發展時移失其本義，可能地再分解而成為民間故事的主要內容。Grimm 所作「睡著的美麗」(Sleeping Beauty) (註十) 的故事中所敘述被深厚的荊棘叢包圍的情景是由於睡著的 Valkyrie (註八) 石被火包圍而比喻出來的。

神話學概念的特質 神話學概念的最重要特質就是人格化。為什麼動物會人格化呢？這是不難了解的，因為它們的行為在各方面與人類相同之處甚多。它的動作很容易明白是由於饑餓，恐懼，憤怒和愛情而激發的。當它們的能力較強於人類而人為其所襲擊的時候，這就是證明它們的較大力量足以和人們角鬥的。

這些人格化的動物表現於各地的故事中。在與人類動作相比照下，很明顯的是根據他們的觀察習慣作為這個人獸相合的角色的特性。例如貪婪而狡猾的是狐，歐洲民間故事中的笨狼，印度的猴子，北美洲的狼，烏鴉，和兔，南美洲的虎，非洲的龜和蜘蛛，都是從它們的心理特質而重現於各種故事中的形態。種屬 (Species) 的習慣可集而為一類個性。並且，個性的代表所表現的可以決定種屬中所有份子的命運。在歐洲的民間故事裏描寫貓和狗的口角，就是由於這兩個種屬間是永遠地

仇恨的原故；當一隻熊從雪洞中拖出它的尾巴的時候，熊的尾巴就因此短了。這一類的故事時常可以輕鬆地比喻出來并不把它作為怎麼嚴重的，然而在另一個場合他們却相信這是宇宙間的實在情形。等到這觀察的事實屢驗不爽的時候便作為故事的真確證據。

故事的本身和用以說明故事的要素間的關係實在并不緊密。很多事例都可以證明在同樣故事中彼此的說明要素却差異極大而且諸故事中各有其獨立性并不一定與其說明因素適合分。於此，Wacerman (註九) 曾經有過關於北美洲的著作了。神話學概念要素係由於故事的前存在的思想所暗示，而再行加上它的文學趣味。它不僅是附加了觀察，小說，它的特有體裁却是觀察與故事的相揉合。

這種可說明的故事非僅舉動物的性格。有時關於人類身體或自然現象的特質都可以用同一種方法來解釋。因此若遇跛脚或身體部位的缺少等形狀時若以故事解釋之，就是由於不同身體的許多骨骼的胡亂融合；或者說是因為一個動物帶着火跑到林中隱蔽而火燒林木使其身體畸殘。

這種信念的發展有力地存在於與人類生活有關的自然現象中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具有毀滅性的洪水，狂風，巨雷暴雨，山石崩潰等，都不以為由於自然所致，而相信這些都是有入羣主使的毀滅。所有這些足以影響於人類的生活的活動事物都很容易視為帶有人類的感情和人類的意力。太陽，月亮，星，雲都包括在這個範圍之內。倘若自然現象會一度被認為具有人性的話，這就不難於了解何以幻想會具有人的形式。神話

學的概念代替了自然現象可由很多例證說明出來。例如雷出於雙翼的拍擊，電光出於雷鳥眼睛的閃耀；太陽是日神鼻上裝飾物的光彩；危險的旋水是海怪的所在地；春天是由於南風戰勝了北風；地是所有植物或所有生物的母親；天是父親；河流是活生的人；天虹是從地吸水到天上的東西。Wundt (註十)曾在他的著作「神話學」裏討論關於這些自然的人格化的事情。追自然現象被認作擬人化後很容易把這些小說式的故事轉趨於神話學的事物的範圍之內。

神話 神話學的人物已先前存在於人世間的體系，儘管呈現於近代神話中的人物是與人世有關，但它们的偉大事業却仍屬於神話學的時代。

我們不能巧妙的假定神話所敘述宇宙的起源或藝術天才和人類的禮儀等就是幻想的微妙運用的結果，像我們料想的那頗乏意義的動物故事便是了。他們對於這些題材的重視暗示着他們對於宇宙起源的思想文化的成就和神聖儀式意義的驚異的結果。唯一的因果性見知於一個擬人化的世界裏就是在人類社會中所流行的東西，因此把人類生活所獲得的偶然結果改變為神話中的事物，例如關於一個人掠奪或欺詐他同羣所愛的東西等事情同樣描寫在神話中的人物上是如何克服其他的人如何從他們中掠奪過來那寶貴的東西既屬神仙所有而人們却想像同時也是人間部落的所有。此外，神仙也可以隨意予其子民以智慧，予違犯者以懲罰。所以神話的特質大都類乎如何解救了被怪人和魔鬼所蹂躪的國家。工匠常以藝術來修飾其工具或作品，創造出人和獸或實用而美麗的東西。甚至於有些聰明的人繪以未

來的圖畫，所以神話中的人物圖形和他的思想便變成現實性。神話學的細別研究中表示得很清楚，就是從這個細分的角度上來觀察各種神話時却反映於形成局部的不同的文化區域中。

Eskimo 人的神話的人物必是 Eskimo 人；澳洲人就是澳洲人，Polynesians 的首領酷肖他們的神的形格；Dahomeans 的神就是 Dahomeans，Olympus 諸神造成希臘王族的生活。

一個動物的故事的特點幾乎可適合於神話學：曾經一度發現的觀念却可以決定宇宙的命運。因為某一個人的死是注定的再不能復生的，凡人皆要死和遺下屍體，雖然死前是無所知的；因為太陽在一個時期是很熱的，高山是嶙峋的和很多罅裂的。我們可在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中來認識這種相同的理想形式的思想。因為他們不遵從不要吃樹果的智識因而所有的人類都要同他們一樣受懲罰了。個人的遺留則與其所代表的民族或社會絕對相似。

故事所引述在不斷變換中的事實是很易於明白的。在海洋中的島嶼是由 Polynesian 的英雄 Maui 在海底撈上來的，這個故事至今仍在；在西非洲那已經變形的河流至今仍是奔流着；獵人飄忽在天空而變成的星宿至今仍然可以見。

神話的構成我們必須認作在神話學的時代是幻想和人類經驗二者的互相配合。因而，由於秩序的重疊，做成神話學時代的模型在這裏關於宇宙和人類的的生活却已具雛形了，在 Semitic 族的神話學中神是創造宇宙者，這個宇宙好似已先前存在於神的世界的思想中，並且這種創造是人類思想的再客觀性 (reobjectivation) 的一種程序因以表現着人類的宇宙智識。

在許多的神話學故事中固可以相同的態度來說明風俗，尤其是儀式的。根據故事，那風俗或儀式是由於神話學中的人物授與人類的，他制定了所應遵行的禁忌或其他風俗，或者允許幽魂來參加儀式，這許多儀式的統一性却普遍於廣大的區域並且這些神話學說明的差異明晰地表示儀式的本身就是給予神話的構成的一種刺戟。在 Semitic 人的創造中，對於熟知的世界却如神的思想一樣地主觀性 (Subjectivized) 而再行客觀性 (Reobjectivation) 的，所以他們曾經把熟習的儀式轉移到神話。世界去並且解釋如一個來訪者。儀式的存在，和故事起始於人類的祈求就是這些理由。

神話學因為它本身起源的特質不同所以在許多原始部落的神話學中包含着不相聯繫的關係，通常是矛盾性的故事。因此在 Eskimo 人中認為太陽與月亮是兄妹；但同時在另一個故事則認為月亮是一間房子。英屬 Columbia 的 Tsimshian 人認為太陽曾被一個盒子關閉着，後來被鳥鵲把它釋放出來的，但他同時也是一個戴着火焰面具的人。這些矛盾並不覺得是不適當的。在部落中的各別個人却可以各別承認其所說的是真實的，或者這些矛盾也許永遠不加以意識的考慮。

神話學的諸形式、體系和文化生活的較大體系的並行是表示得十分適當的，其中政治的或宗教的組織尤為完備，我們同時樂於找尋相當於在人類社會中所見到的組織形態的神話學概念的全貌。這種混合的事情是較為真實的，當社會生活的秩序已鬆弛，而代以強固完備的社會生活。但那些鬆懈的社會組織仍然佔着優勢的時候神話學的世界正相當於這種情形而且神話

學却充滿了這些矛盾性。

許多部落中有各種社會分部 (Social Division) 這些社會分部却在他們的作用中是相同然與其他部份則截然分開的。這些分部中各有其神話，這些神話雖然各有區別而表示相同的基礎概念和相同的型態則為十分普通的事，這種故事的例，如澳洲 Aranda 部族的圖騰祖先，他曾經除掉先前存在的神話學的動物而後來竟失掉而不見；又如 Keleka 部印第安人的神話起源，追溯他的世系是源於天上來的或從海水中出來的生物其形如動物把它的衣服脫掉而變成成人，同等的神話學的概念同時可見於 Plover 羣島的 Kalins 人以及黑脚人 (Blackfoot) 的儀式起源故事，雖然這些都不是屬於神話學時代。在這些情形中可使某幾類的神話學概念歸入相同的系統中。這一類的事情有規則地的符合却相當於一種普通的原則，因為倘若一個社會羣體被某種形態規定其特質，所有其他同類的都有相同的形態。若指定其一，所有其他也同時被指定了；如果一個具有某種標誌或紋身，其他的同時也為標誌或紋身以定其特性。倘若一個具有某種社會任務，其他也同樣具有其他任務。

個人思想予神話學的效果 無論如何，神話學具有較高的水準在這樣水準之內神話學的概念的主體却漸漸較為諸和統一。這似乎無論何處的人民小集團都能特別地貢獻很多關於儀式的和神話學的思想，因為這個理由便可形成這小集團的概念的體系，有時却包括所有的故事亦連同發展。在許多情形之下這種推理作用的結果，其初可由小數的個人使成神祕的智識的方式，例如：僧侶或首領等，無論那一個場合這種情形是可能

的。在這種情形之內由於 Bella Coala 的印第安人的各種世系的發展完全不同於英屬 Columbia 的未經組織的大多數神話和故事中却可以使那系統的神話學成為可能；在這種方法之內遂形成所謂 Polynesian 的神話學——或者受東南亞的神話學的高度發展的影響。

關於這一類的例證，就是 Adanana 島人的故事。某種人相信其對於精靈具有特殊的智識並且巫術的效力對於病症有所補救。這些都是 Adanana 島人神史智識中的權威。雖然這種故事並非都屬神祕的，祇有某種人能夠權威地說出，在重複敘述中他們甚至於在重要的特點中變改了。倘若在這種人之中有些是具有哲學頭腦的話，這是極智慧的一回事，他們可把流行的民間故事適應於自然現象和再三的說明它。這與通常在藝術圖案的象徵意義和儀式的發展的重複說明中相似。倘若 Radcliffe-Brown 的解釋可以接受的話，許多故事却會以兩個神格來代表西南和西北的季候風。

這種類型的神話學給予我們一個連結着深刻情緒作用的哲學思考結果的印象。這些印象可以特殊地在部族中找到，這一類具有祕密性的神話並非整個部族的所有不過由於少數巫師，首領和其他的守護者的人羣中保存着，換言之，它們正呈現着祕密的和公開的神話學。充份的證明足以表示祕密的神話學產生於一個廣泛概念的基礎上。英屬 Columbia 的 Bella Coala 印第安人的家族傳襲 (Traditions) 中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例證，他們把所有部族中的祭祀財產 (Sacred property) 都認為是獨佔的東西。這些財產所包括的物質却和鄰近的部族的一樣，

在 Kwakiutl 部族中，距南部不遠的地方將一半分為凡俗的 (Secular) 和神聖的 (Sacred) 兩個季節，便沒有任何神話和它有關。Bella Coala 人傳說司神聖儀式生活的人遠居於海洋每年轉回來這個世界一次，在季節之末他便離開了。在 Kwakiutl 部族中，說動物在地下和海洋中分成很多村落而居住，在 Puget 河流域，居住於 Bella Coala 部族鄰近的人中，說動物和植物都居住同一屋裏在那裏它們扮演各種的神聖儀式。在 Bella Coala 認為這種屋舍高舉及天空，而一切居住在那裏的生物會假設是由諸神制定所有一切人類命運和文化活動的作用。

所有神話的外來要素都與神聖儀式相結合。部落中的食人儀式 (Cannibal ceremony) 的神話正足為一個很好的例證。它並不是一種祕密的神話，實不過是引述其儀式起源而已。包含着有巫術飛行 (Magic Flight) 的故事，在其分佈的地帶中却曾交織成為複雜的叢體。

在 Navajo 部族中一個原始神話的成熟必定經過長期的培養。其中僅有少數傳授者 (The Keepers of traditions) 公認為有講授的資格。整部傳襲的資料是綜合而慣熟的，但關於時間上之順序和象徵的意義則僅屬於傳授者所曾經講過的東西。

通常而論儀式行為的模樣是古舊的。他們的神話學的說明却適合於其所根據的部落思想的儀式模樣。而且常常假借於與地方情形相混化的神話和神聖儀式。例如北美洲的太陽舞在各個地方都有相同的基礎，但是解釋各異；各種鬼魂舞的形式和墨西哥儀式都由於其舊有因素與基督教的形式混合而成；與及

那精彩的 Melanesian 的儀式也是一樣。

祕密的和公開的神話學 祕密的教訓是根據於儀式的而且常大部根據於神話學的概念。任何地方都成為少數特出的人羣所獨有，在某種機會之下却已將些不同的和流行於其部族的一切信仰都加以意識的嘗試使其系統化，負有保守着神聖儀式的人類的思想就是包括了它們的形式和意義等關聯的問題。保守者把其祕奧的智識傳授給其後代子孫使其牢記不失這是很智慧。因此似乎祕密的教義必會發展於一個部落的公開智識的基礎之上並且這種祕密的教義我們必須把它作為是次期的發展。它表示社會選擇心理 (Selected mind) 的反應於其一般的文化環境中。這就是他們意圖把社會文化下的觀念使成系統化。在大眾的信仰之上這種祕密的教義或多或少足以加強其影響因此却有一種共同不分的交互關係介乎二者之間。從歷史上考察歐洲古代社會却能使我們得到相同的結論。當一個國家其早期生活是屬於浪漫的生活時我們可以假定他們的天真自由自主的文化已遠生於其古代，歷史上的考察却會指示我們「歐洲文化的歷史上的混合，大部份的智識都是倚賴於文化的通俗因素有以形成其高級的文化 (High culture) (註十)，如通俗藝術，服飾或通俗詩歌音樂，迷信，通俗醫藥等等。均已使我們相信對於研究一個純粹的民族 (ethnic)，民族的 (National) 民族文化 (Folk culture) 的起源就是以民俗學 Folklore 和古代民俗 (Folk antiquities) 的研究為其肇端，這種工作幾乎普遍於歐洲各國」。(註十一)關於介乎祕密的和公開的教義間的複雜關係的一個例證我們可以參考那在先的遠古，中世紀，和

近代。古代傳襲的延續和漸次滲入於通俗信仰中等就足為明證了。在別一方面，對於巫師的信仰和由於巫師的經驗之下的一切精巧的觀念若須使人明白那就不僅限於由個人傳襲的流傳却同時是巫師職業中的一般潮流信仰。通俗信仰的勢力若在智識階層上却可以幾個例證證明之。其中之一是聞名的 Ernst August, Sachs-Weimar 公爵，在1782年他可以用一個鐫刻了巫術紋式的木盤丟在正焚燒中的建築物而令火熄滅；此外，如祭司們用各種巫術的方法來滅火等等，又如觀掌術 (Palmistry) 精靈崇拜 (Spiritualism) 和占星術 (Astrology) 都會重複再見於各時代之特殊社會中，這同時表示民間信仰如何為智識份子所利用和如何使它成為系統化。這是經常存在於特殊的，和領導階級的社會間；而關於祕密教義的保守者和通俗信仰二者間的關係都可以在同一方法下概想及之。

因為這個原故祕密社會中的教訓雖然其旨趣未必相同但在各地都包含有這些通俗的信仰。在非洲我們找尋出根據祖先崇拜的神話學諸系統。關於這一類就是 Yarnban Orisha 人家族的各個份子的祖先；和 Dahamean Iovodum 的祖先人神。這些部族的複雜系統，部份的結果就是各族崇拜的意識調協能夠成為部落統一的政治目的，然而這些意識的協調却乃建築於有組織的要素的通俗信仰之上。東部 Polynesian 的家譜不少關於首領的神格化的通俗信仰。近代美洲土人的崇拜儀式，好似鬼魂舞的宗教，太平洋海岸的 Shakers 人，和 Peyote 人的崇拜儀式是由於古代的傳襲和基督教的教義溶合而成的。神話學和其他文化的關係 倘若神話是建築在人類日常生

活經驗之上是具體的話，我們可以希望主要的文化興趣却可在它們中反映出來。偶然的事件足以反映人們的生活和他的工作，而且社會生活可以部份的由這些故事重合之，祇有當文化急速變換的事情發生時那麼故事可能參入較早的狀況，如在歐洲的巧妙的故事，或在原隊部族的故事中都已成為歐洲化者就是。

文化生活的影響不僅限於這個範圍而同時表現文化概念的諸廣大形式。對於Pagan印第安人中的空間關係的重視可爲一例。指南針上的四個方向，上和下，對於他們是極其重要的，並且神話學中的宇宙觀就根據這些觀念而劃分了。西南和東北風的重要在Andaman島人的神話裏在以前却已經注意及之。Orak人却把天作爲男性，地作爲女性。Winnebago分別天堂(Aerens)，天空(sky)，地，水，而世界則在水之下。

Eskimo人認爲有一個或兩個世界在上，我們的世界，和一個或兩個世界在下。Polynesian人相信一個世界秩序中，一個却高過其他一個，這種情形認爲係一種世系的表现。Kwakiwilt地方的概念却不同性質，祖先和一切超自然的生物都以天爲其家庭，或在海裏。西邊遠離海洋，是鮭魚的家庭；沿海岸的河溪上流(北邊)是銅Copper的所在；島嶼是陸地動物的家屋，聚成村落而居；在地底下乃是鬼怪。

觀念的相同種類在時代的概念中可以找出。在人世以前的神話時代的事情却會把它當作是神話學的特質的基礎。在好幾個情形中似乎這人世與神話學時代的界線是不能明顯劃分的，其中以非洲的神話爲尤甚。其他的部族如：Bakote, Pangwe,

Bushongo 和 Barotse 等所說的女神如 Nzambi, Chanda, Nyabeh, 正如他們所說存在於不同的部族之中，他居住在地上但因爲人們常有所求故從人羣中退隱不見。此外 Barotse 族還有一個祖先故事，他帶着火和他的子孫遷移他處，他所到的地方能使土地肥沃。許多不勝枚舉的非洲動物的故事很難以認識作爲神話的，但却與歐洲人的動物的故事相類。其他，如非洲普遍流傳的關於死亡來源的故事，是由於慢行的變色蜥蜴(Chameleo)或其他動物被派去宣佈那人可以永生不死但結果給後來的蜥蜴(Lizard)趕上代替宣佈其相反的報訊所以這個人就死，這一個故事具有頗重要的特質，就是根據於神的動作並且多少總可清楚地是屬於神話學的時代。同時祖先崇拜的高度發展立即所以把祖先轉形爲神話中的生物使神話時代的概念錯綜難分。在北美洲的神話學中當敘述人神將會回來和攜帶着人類幸福時於此我們可以看出關於神話的過去和未來的兩個概念。因此所謂「老人(Old man)」和 Thunder 印第安人所謂 Coyote 都會從他們的隱所或和印第安人的幽暗處再返回來。

每種特殊的神話學都有它自己的特質，這種特質是依據其部落的文化趣味的。有些地帶關於創造的問題乃最先存在於人類的心理，當其他不能由他們自己解決的問題祇有假設天，地，日，月而把這些都當作是沒有起源和盡頭的，當他們會想及人類和動物的創造的時候，代以一種創造，就是我們知道關於先前存在的世界轉變成現在的形狀，通常是一個文化英雄所有的工作他能把妖魔殺掉使這個世界能夠居住而且給予人類

以藝術和儀式。

當我們找到由於土人所說明的或由於研究者以自然現象解釋的複合的故事時，我們需要問何者是象徵自然現象的超人間世的人類故事。各種故事和各種說明足以證明這些有價值的故事的趨勢乃以解釋自然現象為其要義。

(註一) Hesiod 是希臘為希臘的教訓式詩人之父，他的作品盛行於紀元前八世紀的時代。其中以工作與日程 (Works and days) 尤為鼎盛，他這部著作是根據希臘 Boeotia 地方事實，具體表現出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經驗，他用一種神話，寓言和個人的歷史的手法寫成一種 Boeotian 牧師的日記 (Boeotian shepherd's calendar) 的形式。Hesiod 其他的著作可以說是諸神的歷史，他引用舊日傳說和地方事實總結起來，如敘述關於諸神，女神，和神的後裔等流行的神史。

(註二) Odysseus 是一位極聞名的希臘英雄。

(註三) Jonah 在聖經裏是一個寓言家，他先知 Samuel 人將他與 Athanasius 人中拯救出來。這個寓言家曾被派去曉示 Nineveh 人，但他却怕招 Nineveh 人的仇恨，所以轉經 Tarsish 前往 Joppa，但忽然大風雨驟起，他自以為這是因為畏懼不去 Nineveh 的原因，而獨自恐懼，投入海裏。在這個時候上帝却特派一條巨魚把他吞下，經過三天的時間，把他吐出來放在乾地上，而 Jonah 却能再次聽見神的話。

(註四) Leviathan 是希伯來巨大動物的名稱，它在海中或水中出現。

(註五) Tom Thumb 可譯為「拇指指」，是以拇指來比喻侏儒的名稱，是英國流行的民間故事。

(註六) Münchhausen 是德國民間故事中的一個幻術家。

(註七) 睡著的美麗的作者 Grimm 是德國人，在這故事中大意是敘述一個美麗的公主曾被一個醜陋的魔怪所縛縛而後不能起來，後來用一種巫術方法使其復蘇。

(註八) Valkyrie 是斯堪的那維亞神話中的十二個戰爭少女 (War-maiden) 在戰場上指導陣亡戰士到 Valhalla —— 戰死的戰士所歸宿的地方，在那裏可以預見 Odin 的宴會。在 Teutonic 的神話學中，這十二位少女是騎着中國不可見的騎兵，是著 Odin 或 Volcan 派遺去的女神。

(註九) 著者原引：M. Winternitz：北美印第安人的民間故事的說明要素 (The Explanatory Element in the Folk-Tales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27 (1914) pp. 41 ff.)

(註十) 著者原引：Wundt：民族心理學 (Völkerpsychologie, 1905. Vol. 2, Part I, pp. 587 ff.)

(註十一) Das 原有註釋：所謂「高級文化」就是指整個歐洲關於技術的科學的、哲學的、和藝術的等等的密切關係等語。

(註十二) Das 原引：Haberlandt, A.: "Die Volkstunde und ihre Grenzgebiete", Jahrbuch für historische Volkskunde (Berlin, 1925) vol. 1, p. 6.

苗夷

交通書局出版

貴州苗族歌謠

陳國鈞輯

叢刊

本書蒐集貴州各地苗族歌謠，選錄一千首，按歌等七種，分為七卷，富有民族特色，對於研究苗族之重要資料，並可供文獻欣賞之助。定價每册一千一百元。

浪子的沉思

方敬

藍空是飛鳥的家，山林是野獸的家，我自小就歡喜那種自在而倔強的翱翔與突奔。我的心靈向高處遠處跳動，好像長了健翅或勁蹄。狹小的籠子，狹小的柵欄，我的家呵，你關不住我，一種大膽的火燄已在我血裏燃燒。我要出去，我不由自主地想像另外的文化，另外的地方，想到許多路可以走，許多路沒有人經過，我想像我身上覺得有一個新生命跳出來了，我要出去，把我的純潔換理想，換一個至高無上的永在金光燦爛的王國。要出去，看我的腳能帶我走多遠，我就走多遠，像掃羅尋他的驢子，我尋我的欲望。我勇敢而驕傲地跨出了高高的絆腳的門檻，離棄了家園，聽着母親在後面送行的含淚的「珍重」，我沒有眼淚，也沒回頭作最後的一瞥。

我遠去了，正午 大陽光，夜心的冷風，沙漠上不定的砂子，刺得我腳上流血。荆棘，這一切全不能攔阻我。我找到什麼，就吃什麼，往往只有生的，或爛的水果充飢，我碰着了苦難，就覺得更接近我自己的勝利。

雖然我沒有厭倦我的追求，但年去年來，除夕燈彩的春色與爆竹的歡歌，也給我心裏染上一層鄉愁，我看見年老的母親孤獨坐在她那冷靜的小屋子裏，手裏拿着針綫，但已停止了縫紉，而在默默地想着，想着她自己淒涼的身世，想着七八年不

知音信的流浪的兒子，夜夜都祈禱着等待着歸來，又想着她快要枯萎的生命的明朝，最後一粒晶瑩的淚珠綴在起皺的眼角，她是我心靈的神壇上莊嚴而慈悲的聖母，我不禁向她膜拜，我祈求她的不是賞備，更不是寬恕，而俯聆我心裏的奧秘，與嚙納我捧獻愛的花祭。

我想起了聖經裏「浪子回家」的故事了。那是智慧的人生刻畫，明睿的人心的雕塑。

久別以後，厭倦了幻想，厭棄了自己，在那種自尋的貧困中沉淪，自認並未找到幸福，甚至於已無法再延長那種在幸福以外追尋的陶醉，浪子羞慚地回家去了。他跑在他張開兩臂的父親面前用胳膊扶着臉，舉起右手向他求恕的時候，父親把門遮起來抱住了他。

「孩子：祝福你回到我的身邊來的這一天！」他的快樂溢出了心頭，哭了，他從他剛在吻的兒子的額上抬起頭來，轉過去對僕人說：

「拿最好的衣服來，給他穿鞋子，給他戴隻珍貴的戒指。到牛欄去挑一頭最肥的小牛來，把它宰了，預備一個歡樂的宴會，因為我以為死了的孩子還活着哩。」

消息傳開了全家的歡樂湧起來像一支歌。誤聽了長子教唆